

赵
辉
著

同治

皇帝

大清王朝在孤儿寡母执政下走向中兴



中国社会出版社

同治皇帝

赵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同治皇帝/赵辉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 4

ISBN 7—80146—194—0

I. 同...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8672 号

同治皇帝

著 者: 赵 辉

责任编辑: 朱永玲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邮 购 部: 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35.25

字 数: 59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6—194—0/Z·47

定 价: 43.9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引子

寒冬腊月。

苍茫的天底下是一个银白的世界，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大地上的一切，呼呼的北风带着哨音狂舞着。偶尔有几只饥饿的寒鸦嘎地一声从码头旁边飞过，更给这凄冷的镇江府添上几分肃杀之气。

古老的运河码头也被冰雪覆盖着，只有一条狭窄的水道向北方延伸着，河水也是懒洋洋的，在冰缝的空隙中呜咽地流淌着。

好大一个码头只有一条破旧的船，整个码头显得更加空旷寂寞。船头挂着白幡，船尾摆放着一只漆黑的棺材。

一个浑身孝服的俏丽姑娘背风站立着，出神地望着码头上那窄窄的人行道，鼻子和眼睛都是红红的。

这时，从船舱里走出一位满身孝服的中年妇人，她带着几分哭腔，冲着船头的姑娘喊道：

“兰儿，咱开船吧，不会有人来送行的，如今不同往年，你爹这一死，咱家……”

中年妇人哽咽了，她没有说下去，用衣袖拭一下眼角的泪水，然后对刚刚走上来的船工说：

“有劳这位大哥了，我们上路吧。”

“兰姑娘请进舱吧，我们开船啦。”

船工边说边划动船桨，客船缓缓地向远处驶去。

兰姑娘并没有进舱，她只稍稍向后退了几步，仍然呆呆地站着，失望地看着码头上那条人行道。

突然，兰姑娘红肿的双眼一亮，她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雪地上跑来。是他，就是他，兰姑娘抬起双手放在胸前，想捂住怦怦的心跳。她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默念着：

“荣禄，如果有缘有分，我们还会相见的。”

码头上，那位多情的少年公子呆呆地站立着，望着远去的客船出神。

船儿越走越远，码头上的一切都消失了，兰姑娘微微叹口气，挥袖擦去满脸的泪水，一声不响地走进了船舱。

不知何时，天上飘起了雪花。

雪越下越大。不多久，船工身上就全变白了，他把船桨放下，拍拍身上的雪对舱里的中年妇人喊道：

“夫人，我们找个地方避一避再走吧！这雪太大了。”

那中年妇人从舱里探出头，望了望满天乱飞的雪花，叹口气说：

“也好，只是这旷野之中到何处栖身呀？”

船工指着远处的一个小山坡说道：“夫人，那边山脊上有几股浓烟升起，也许有人家，我们不妨去避一避这满天的大雪，待雪停之后再走也不迟。”

“唉，我们这孤儿寡母的，又处在荒山野岭之中，万一遇上歹人……”

“夫人放心好了，这一带水路我常走，安全着呢。”

船工边说边寻找能够停船的地方，由于岸边已经结了冰，船工费了好大劲才把船停靠岸并抛了锚。

一行人下了船向那有烟火的地方走去。

那里有几间庙宇，墙壁有些剥落，虽然破旧，但却十分整洁。

船工走上前轻轻叩打着紧闭的庙门，并向里面高喊着：

“里面有人吗？请开门，请开门！”

许久，门才吱地一声打开，从里面走出一个小和尚，他双掌合一，垂手念道：

“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有何指教？”

“有劳大师，我们路过此地被大雪所阻，特来投宿的，请大师给予方便。”中年妇人上前说道。

“这……”

小和尚扫一眼他们几人，略一迟疑地说道：

“施主，你们还是另找投宿的地方吧，我们这是寺院，地方太狭小，刚才又有人先来投宿，实在……”

小和尚正要下去，兰姑娘抢上前说道：

“他们能来投宿，我们怎么不能？你们还吃斋念佛行善呢，一点同情心也没

有!”

“兰儿不得无礼!”中年妇人打断她的话说道,“大师行行方便吧,一旦雪停我们就走,这荒山野岭我们实在无处落脚。”

小和尚十分为难地说:“不是我们不想行方便,寺里实在没有空闲地方,而你们又多是女眷。”

“我们只求有个地方坐一坐就行了。”中年妇人恳求说。

小和尚看这位妇人和身旁的几个孩子都穿着孝,略一思忖说道:

“待我向师傅禀报。”

不多久,小和尚跑了过来说道:

“施主,请吧!”

小和尚把他们带到一间破旧的大殿里,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和尚正和一位一身官服的人讲话。老和尚站了起来,躬身施礼说道:

“阿弥陀佛,几位施主,敝寺十分破旧,地方狭小,如不嫌弃就暂住一夜吧,只是没有什么铺盖,大家只能围在火堆旁打坐,委屈几位施主了。”

“仅此我们母子几人都感恩不尽,我们只是避一避这眼前的大雪,一旦雪停即刻赶路,多谢大师行方便。”中年妇人急忙上前施礼说道。

“不必多礼。”老和尚转身对小和尚说道,“净文,你把西厢房收拾一下,就让几位女施主在那里将就一夜吧。只是那后墙有个大洞,又是西北风,难为几位施主了。”

小和尚刚要走,那位一身官服的人站了起来说道:

“空云大师,就让这几位女眷住东厢房吧,我们几人在这大殿里烤烤火,谈谈话,一夜很快就会过去的,我马上让我的随从把行李搬过来。”

“这……”空云大师看看瑞麟,又看看几位女眷,十分抱歉地说,“瑞大人,这太委屈你了。”

瑞麟哈哈一笑说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关心民众疾苦也是我们地方官的责任,否则,岂不有负朝廷的恩典。”

“国家能有瑞大人这样的官员,也是人民的福气呀,只是如今的世道,像瑞大人这样的官员太少了。”

“大师不必恭维本官了,就让她们几位女眷住东厢房吧。”

中年妇人忙上前施礼说道:“多谢这位大人了。”

瑞麟打量一下这浑身孝服的中年妇人,虽然面容憔悴,却举止得体,说话文雅,似大家庭的妇人。站在她旁边的那位穿孝的少年男子有点呆痴,而旁边的两

位女孩却娇艳可爱，楚楚动人，特别是年龄稍稍偏大一些的姑娘更是花容月貌，天生丽质。瑞麟禁不住多看她一眼，然后十分关切地问道：

“请问这位夫人，你们是母子几人吧？从哪里来，又去哪里？”

“回大人，”中年妇人有礼貌地说道：“我们母子几人从镇江来，准备去北京，如今是携丈夫灵柩回京安葬路过此地，因大雪所阻来躲避一下。”

瑞麟点点头，“从言谈举止看，你们也不似一般平民百姓人家，不知夫人的先君官居何方？”

中年妇人眼泪汪汪地答道：“先君惠征，叶赫那拉氏，满洲镶蓝旗人，曾任安徽宁池大广道员，因病死于江苏镇江，如今是带着儿女回京安葬先君。”

中年妇人说，早已泪流满面。

瑞麟劝慰道：“如此说来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叫瑞麟，也是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如今正要去镇江赴任，也是被大雪所阻暂留此地。你们母子就不必客气了，请到东厢房休息一下，我派下人给你们送一些吃的，既然是同族，相互关照也是应该的。”

惠征夫人及儿女谢过瑞麟和空云大师，便随小和尚净文去了东厢房。

大雪接连下了几天。

雪停后，惠征夫人立即派船公回去打探情况，船公回来说道，天寒地冻，河水结冰，船早已冻在冰中了。

惠征夫人十分着急，本来所带路费就寥寥无几。如此一耽搁，不知何时才能回到京城。更何况携带着丈夫的棺柩，行动也十分不便，惠征夫人和几个儿女一筹莫展。

瑞麟见状，劝慰道：“古人云：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如今河水冻结，行船不便，不如暂且选择一地安葬惠大人，将来有机会再作打算也不迟。”

惠征夫人想想，也有道理，从这儿到京城路途遥远，寡母孤儿携带着一口棺柩实在不便。何况自家囊中早已所剩不多，就是运回京中又如何给丈夫安葬呢？自己的娘家与丈夫的家族都是官宦人家，如今虽遭大难落得一贫如洗，但家族的名望和声誉尚在，丈夫生前的交往也颇多，这丧事再简单也要有些排场。但如今的家境，就是倾尽所有也不可能体面地把丈夫安葬下去。唉，与其到京中草草安葬，还不如把丈夫安葬在此地呢。人到穷困潦倒之际何必讲究那么多呢？

惠征夫人同意了瑞麟的看法，请求空云大师给他们在这荒山野岭之中寻找一

个方便的地方安葬丈夫。

空云大师想了想说道：“我们这座山叫凤凰山，山形如同凤凰开屏。”

空云大师边说边用手指点着，让人们看哪是凤头，哪是凤身，哪是凤尾。众人随着空云大师指点的方向环视一下，这座山果然如同一只正在展翅开屏的巨大凤凰。

空云大师又说道：“我们这个寺院就叫凤凰寺，坐落在凤凰的脖颈上，提起这凤凰寺，据当地老百姓所说，还有一段神奇的故事呢？”

“什么故事？大师不妨说说，也让我等见识一下。”瑞麟笑着问道。

空云大师点点头，“据说很久以前，这凤凰山的凤凰嘴里经常喷火，每次喷火对当地百姓危害都很大，不是庄稼颗粒无收，就是灾疫连年发生，老百姓叫苦连天。有一年，一个云游四方的僧人路过此地，在凤凰山周围转悠了几天，最后告诉村民，这凤凰山有一只火凤凰，每隔三年必定要喷火一次，只要凤凰一喷火，这周围地区必定要遭难。当地村民请求僧人给想个办法治住这山中的火凤凰，僧人点头答应了，他又在山中寻探了七天七夜，最后来到这里发现了镇住那只喷火的凤凰方法，于是告诉当地村民在这里建一座寺庙，并把庙门的方向对住凤凰嘴，这庙也就叫做凤凰庙。”

众人从庙门向东南方向望去，果然发现庙门正对着那凤凰的嘴，都觉得惊奇，便问道：

“凤凰寺建成后，这凤凰山还喷火吗？”

空云大师摇摇头，“说也奇怪，自从这凤凰寺建成后，那只火凤凰就再也没有喷过火。”

过了一会儿，空云大师又说道：“那位云游僧人临行前还告诉当地村民，古语道：凤凰不落无宝之地。既然这座山叫凤凰山，又有一只喷火的凤凰，这山中一定有一块风水宝地，这宝地的位置也当然就在那镇住火凤凰的地方。”

瑞麟听后微微一怔，忙说道：“按照大师的说法，这风水宝地理所当然在大师的凤凰寺里了。”

空云大师摇摇头，“起初，当地老百姓也是这么认为的，曾请来许多风水先生前来印证，都一致认为风水不在敝寺。老衲在寺中参禅也已经几十年了，对寺中的任何地方都认真参悟过，风水决不在这凤凰寺中。”

“依大师之见，这风水宝地应在什么地方？”瑞麟好奇地问道。

空云大师抚须摇摇头，“老衲住在此山近六十年了，也未发现这风水的玄机所在，也许老衲不是有缘人吧？如果不是有缘人，就是风水宝地在脚下也不可能

得到。前不久，这里就发生一件因找风水而出了人命的事。”

空云大师所说的事是这样的：

这附近的村民都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要想找到凤凰山的风水所在，必须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鸡叫第一遍时从山脚下向山上爬，路上不能遇见任何人，否则就不灵验。当爬到山上的凤凰颈附近时，就会发现山开始起雾，只要找到雾升起的地方，也就找到了凤凰山的风水所在。不知有多少人这样做过，也许这些人不是无德就是无缘，总之，一到这凤凰颈附近，就发现到处都是雾，根本找不到那第一柱雾升起的地方。

就在前不久，一个地方的乡绅又这样做了，据说他在这凤凰颈上发现了第一柱雾升起的地方。天亮后，他带人来到那里挖宝，挖了很深的一个大坑结果什么也没挖到，反而挖塌了几块山石，砸死一个人，砸伤了两个人。那大坑就在这寺院后面，至今仍没有填平。

空云大师讲到这里，瑞麟接着说道：

“说不定那大坑下面就是风水宝地呢？只不过那位乡绅不是有缘人罢了。”

空云大师捻须说道：“世上万物都有定数，也都有个缘字，有人是有缘没分，有人是有分无缘。”

惠征夫人对空云大师和瑞麟大人所谈论的什么风水宝地一点也不感兴趣，她甚至有点不耐烦了，但又不得不压抑着心急如焚的情绪。此时此刻，她所考虑的是自己孤儿寡母被大雪所阻，困在这荒山破庙里，盘缠所剩无几，距离京城又是那样遥远，这丈夫的灵柩如何处置呢？带走吧，河已结冰，无法行船，存放在这里又存到何年何月自己有盘缠来此搬运呢？就近掩埋，这大雪封山，又怎样破土呢？

惠征夫人正在思虑重重之际，只听瑞麟说道：

“空云大师，雪已停了，明天我们要上路了，她们几人也要赶路了，但运河结冰，无法行船，既然那灵柩无法搬运，准备就近安葬，就请大师给他们寻找一片吉地吧，趁我等尚未上路，也可帮助他们母子几人。否则，我们这一走，人手更少，他们母子几人想挪动那棺木就更困难了。”

惠征夫人也急忙施礼说道：“大师，有劳您给随便选择一块地方吧，大师的恩德我们母子几人终生不会忘记的，将来有机会一定报答。”

空云大师沉吟片刻，急忙还礼说道：

“施主不必多礼，与人为善是我佛门的真性所在，依老衲所见，这天寒地冻之际，掘土凿洞实在困难，施主如果不嫌弃，就让先君的灵柩葬在寺后的那个尚

未填平的大坑里吧。”

惠征夫人想想，别无他法，只好点头应允。

空云大师见惠征夫人同意了，喃喃自语道：

“这也许正是天数，或许就是缘吧。如果不是大雪所困，那灵柩怎会来此？如果那乡绅不因贪宝掘地，又怎会在我的寺院后留有一个大坑呢？如果不是因掘坑伤了人，怎会匆忙之中不把那坑填平呢？唉，天意不可违，如此看来，大清的江山气数已尽，这是天意啊！”

在空云大师、瑞麟等人的帮助下，惠征夫人把丈夫的灵柩运到凤凰寺后，当他们把棺木放进那大坑时，只见一道火光从那凤凰嘴中掠起，在山坳中一闪消失了。紧接着听到一声巨响，发生了地震，从山上滚下的雪块把坑中的棺木埋得不知去向。就在刚才那声巨响中，本来就破旧的凤凰寺也轰然而倒。幸亏众人都来帮助抬运棺木，寺中空无一人，否则，就是有再多的人也会葬身在倒塌的寺院中。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色都吓得变了。正在惊恐中，只听空云大师向众人躬身施礼说：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真是天意不可违，老衲在此整整守候了一甲子年，师傅当年的推算终于应验了，老衲的责任尽到，可以云游天下了。”

惠征夫人听不懂空云大师话中的含义，她以为大师在责备她，急忙惊恐地施礼说：

“大师，我……”

不待她说下去，空云大师扫了一眼站在身旁的兰姑娘，打断她的话说：

“女施主，恭喜你了！”

“恭喜我？”惠征夫人吃惊而又不解地问。

空云大师也不解释，一施礼，长啸一声飘然向山下走去。

“师傅，你到哪里？我呢？”净文追过去喊道。

“随我云游天下吧。”

空云大师头也不回地走了，不多久，师徒二人消失在茫茫雪海中。

惠征夫人泪流满面地叹息一声，正要开口，瑞麟走过来，由侍从那里拿过一百两银子递给惠征夫人说：

“古人说：同渡一船也是八百年前的缘分。而我们同为大雪所困，避难寺庙，这也许正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吧？如今夫人偶然落魄，从此地距京都尚有千里之遥，又因冰封水道无法行船，你们要雇车从陆路行走，我们也要南行了，今日相

别无所馈赠，这一百两银子就送给夫人及公子和小姐做路费吧。请夫人不必推辞。”

说真的，惠征夫人此时真是空空如洗，如今有人送上这一百两银子，真可谓雪中送炭。但她仍装出不能接收的样子说道：

“萍水相逢，让大人破费，赠送如此贵重的礼物，我们孤儿寡母实在感激不尽，将来一定加倍送还。”

惠征夫人说完，又上前施了一礼。

瑞麟哈哈一笑，说道：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我和先君又是同旗，危难之中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请夫人不必多礼！”

“祥儿，兰儿，蓉儿，还不快来向恩公行礼！”惠征夫人含着泪水说。

三位身穿孝服的少年一同过来，手拉着手跪下向瑞麟施礼说道：

“多谢恩公相助！”

瑞麟急忙把他们拉了起来，对惠征夫人说道：

“如今寺院已被山崩震倒，空云大师都下山而去，说不定山中还可能发生地震，此地不可久留，我们也就此分手吧。”

瑞麟说完，就和两名侍从一同下山而去。

惠征夫人看看白茫茫的山，不知丈夫的棺木在刚才的雪崩中埋到何处，她又看看自己的三个尚未成年的儿女，说不出的悲伤与凄凉，鼻子一酸，泪水又流了出来。

“娘，咱们去雇一辆车上路吧？”兰儿边给娘擦眼泪边说道。

惠征夫人抚摸着兰儿的头说：“你们姊妹几人中就数你最机灵，娘将来就靠你了。”

兰儿点点头，“娘，女儿不会让你失望的。”

白雪皑皑的大地上，一条羊肠小路由北方弯曲着，一辆破旧的大车咯吱咯吱地消失在茫茫雪海中。

目 录

引 子.....	1
----------	---

第一章 生为皇储

一、初入宫禁	1
--------------	---

“醇王妃在外偷情，真是太丢王爷的面子了。”

“朕有龙子了，朕要亲自抱抱。”

“她今天能陷害奴婢，明天就能把毒手伸向大阿哥！”

兰贵人暗忖，一定要牵着皇上的鼻子让他听从自己的意愿，打击可恨的敌手。

咸丰趁机拉住蓉儿的手轻轻揉搓几下，兰嫔见皇上竟然对自己的妹妹……

二、宫闱恩怨.....	20
-------------	----

兰嫔并不想让自己的妹妹也像自己一样生活在尔虞我诈的宫廷中。

兰嫔觉得自己生不逢时，能早进宫几年，这皇后非她莫属。

“谋取皇后之位不可操之过急，须从长计议。”

“让妹妹嫁给醇亲王做续弦福晋，岂不一举两得！”

御医们诊断不出大阿哥害的是啥病。

第二章 天津会谈

一、大阿哥的病.....	39
--------------	----

张德顺看着醇王爷娶亲，想起了远在家乡的旧日恋人。

崔长礼给张德顺一个牌子：“拿这个到宫中找我……”

咸丰帝听说蓉儿嫁给了弟弟，心中涌出一丝醋意。

肃顺把慕陵倾斜的责任都推到奕訢身上，欲置恭亲王于死地。

二、皇陵风波..... 57

咸丰帝很清楚，如果没有静皇太妃，自己是当不上皇帝的，如今这样待她，是否……

“慕陵的风水被奕訢生母所占据，大清的皇位将来有可能被奕訢及其子孙窃取。”

皇上为皇后的聪明所折服，这样既不伤自己兄弟间的感情，又可防止老六专断。

小安子的话令兰嫔又高兴又害臊。

三、夜探禁地..... 79

小安子越来越不正经，敢戏弄起贵妃娘娘。

储秀宫里发生了火灾，兰嫔说烧死那帮王八羔子才好呢！

张德顺一声凄惨的嗥叫，一缕殷红的鲜血箭一般射向一匹高悬的白绫。

抓阄时，大阿哥抓到一枚印章，皇上和后妃都松了一口气。

咸丰帝见云嫔死了，气得照两名御医的屁股就是两脚。

第三章 乡试疑案

一、智杀耆英..... 111

最心爱的人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咸丰帝心中有愧。美人失去了，江山又如何呢？

大清的皇帝可谓黄鼠狼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了。

“我大清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却为何屡战屡败？”

张德顺突然发现有人偷听了兰贵妃和安德海的谈话。

耆英在谈判中做了一件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事。

二、柏葭之死 129

兰贵妃恳请皇上提升自己的恩人瑞麟。

洋人的炮舰进驻大沽口了，皇上却和后妃打情骂俏，真是南唐后主也望尘莫及。

奕訢的一首诗又为自己带来了麻烦。

“据说皇上私纳一名汉女为妃，这可是违背祖制的，皇后不能不管。”

三、汉女皇妃 147

张德顺偷听了懿贵妃的话，觉得懿贵妃才是自己的真正靠山。

那宫女突然看见前面有一个蒙面人。

柏葭骂陈孚恩是一条丧家的吃屎狗。

荣禄在顺天乡试案中攀上了肃顺这根极粗的台柱子。

第四章 热河避难

一、火烧圆明园 169

肃顺揭了懿贵妃的底，讥讽她出身贫贱。

“我要让东方民族心中留下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耻辱标记。”

在历史的审判台前，有两个强盗，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

咸丰帝面对《北京条约》副本想起先皇的遗嘱。

二、钩弋事件 192

肃顺梦想登上御座，享受一下君临天下的威仪。

奕訢的折子正中肃顺的圈套。

肃顺密奏咸丰效法汉武帝钩弋事件，处死懿贵妃。

恭亲王请一位洋人做老师，教他和儿子学洋文。

三、赞襄大臣 219

奕訢要面见皇上，揭穿肃顺等人的阴谋。

载淳明白父皇正如这支即将燃尽的蜡烛，走到了他生命的终点。

杜翰提出两后并尊的建议,但遭到肃顺的坚决反对。

孝贞皇后真诚地说:“妹妹有股辣劲,做事也如男子汉般有主见。”

第五章 祺祥政变

一、垂帘争讼 241

安德海逃出热河,给恭亲王送去密旨。

那拉氏抄起案上的茶杯向肃顺掷去。

刘二寿向崔总管询问道:“皇上的传国玉玺丢失了没有?”

肃顺心一横说道:“围攻两宫太后,把持载淳,号令天下。”

二、回銮伏机 263

慈禧太后语带颤音,问道:“荣禄,你还认识我吗?”

奕譞看着肃顺被押上囚车,禁不住哈哈大笑。

一副宽大透明的玉制彩帘轻轻落下,将6岁的皇帝和两宫太后隔离开来。

三、西藏喇嘛 285

一觉醒来,陈玉成发现自己已被五花大绑起来。

胜保得意地说:“我宰了这小子,就是冲着他那俊俏小娘子来的。”

西藏喇嘛桑巴特当众侮辱皇太后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

胜保得了个天大的秘密,暗自得意。

第六章 太后立威

一、胜保失算 304

慈禧太后看过密札,脸色变得惨白。

何桂清要倒霉,那拉氏要拿他开刀了。

西太后看罢胜保的密折,气得咬牙切齿。

蔡寿祺将胜保所犯罪行罗列为十大罪状。

二、至尊至荣恭亲王 321

朝中大臣给胜保列出十大罪状。

胜保是奕訢的心腹,杀了他等于砍去恭亲王的一个臂膀。

载淳是宫中唯一真正的男子,也是唯一的孩子。

恭王多年的心愿终于如愿以偿了。

三、杀人灭口 343

女人的心,如天上的云,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同治帝一听两宫太后争吵起来,十分着急。

“那拉氏,你不要狂妄,大行皇帝专门留下一份惩治你的谕旨!”

奕訢估计胜保掌握了朝中的重大秘密。

第七章 姐妹情义

一、兵分两路 364

“我根本没有差遣他进京,更没有指使他入宫当太监,是他贪生怕死逃出了捻子,做一名叛徒。”

谁能捉住匪首张乐行,赏黄金万两。

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五路旗主在关键时刻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沃王被清兵掠去,恐怕凶多吉少。

二、奇病怪论 384

慈禧一边训斥,一边把同治帝的耳朵拧多长。

擒住捻军首领,将举行一次午门献俘仪式。

载淳骑在李莲英身上,兴奋地吆喝着:“驾、驾!”。

慈禧忍痛从胳膊上割下一块血肉。

三、怒打安德海 411

慈安太后从小匣中取出那份遗诏，撕得粉碎。

“要我放弃国仇家恨，向洋人学习，拜洋人为师，只怕臣子们不支持。”

“六爷和洋人要好，有人骂六爷是‘鬼子六’。”

奕訢抓住安德海的衣领，抡起胳膊就是一拳。

第八章 叔嫂失和

一、罢黜议政王 432

奕訢说：“蔡寿祺是什么东西，他也配参劾我，皇室的恩怨，岂容外人说三道四。”

慈安举起巴掌朝慈禧脸上打去。

同治脸上挨了一巴掌，虽然不太重，却也火辣辣的。

奕訢觉得自己和这笼中的鸟儿没有什么两样。

二、捻军东征 452

僧格林沁顾不上王爷的尊严，急忙跪地求饶。

“朕喜欢谁就是谁，朕还要纳你为妃呢！”

“她一名下贱宫女，怎配做皇上的妃子呢？”

太皇太妃一头撞向殿堂的柱子，顿时脑浆迸裂。

第九章 双重悲剧

一、安德海的下场 484

停隔近十年的选秀再次拉开了帷幕。

慈禧想把凤凰山上父亲的灵柩运回京师安葬。

那空云大师为什么要救走匪首呢？

安总管一向敢作敢为，被小太监们推崇为“安大胆”。

张德顺心中一惊，知道自己已失宠于慈禧太后。